

部定大學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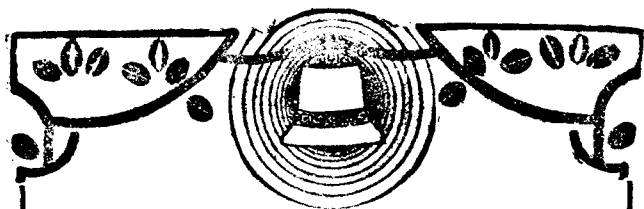
大學國文選

國立編譯館出版
正中書局印行

大學國文選

編選者

國立編譯館大學
用書編輯委員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滬七版

大學國文選

全一冊 定價國幣六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選者 國立編譯館大學
用書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國立編譯館

發行人 吳秉常

印 正中書局

發 正

大學一年級國文選本序

陸士衡有言，文之爲用，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蓋脩辭立誠，貴於達情，言之有文，取其行遠，故諷誦文章，流連篇籍，足以上下千古，感應心靈。中華自書契之興，迄於輓近，文化以積累而彌富，著作亦閱世以滋多，顧文海浩瀚，則尋源不易，翰林籙密，則別擇爲難；而治學有程，限於日力，不有精選，孰示津梁？大學一年級之國文學程爲共同必修科目，所以養成學者理解載籍之能力，與運用文字之技術，以期漸進而闡揚固有之精粹者也。是則踵前修之軌跡，示楷式於方來，取精用宏，宜存架燧，先河後海，方知津逮，教材無妨其從同，進度乃臻於一致。爰聘專家，加詳選擇，沿波討源，垂條立幹，歷代著錄，其名篇，大家亦嘗其一轡，庶幾流變可知，體裁有別，觀瀾於海，是在學人。剗劂既成，用述旨趣，校訂損益，佇俟讜言。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元月 吳興陳立夫序

大學國文選例言

(一) 本書編訂要旨如左：

(1) 在了解方面，養成閱讀古今專科書籍之能力。

(2) 在欣賞方面，能欣賞本國古今文學之代表作品。

(3) 在修養方面，培養高尚人格，發揮民族精神，並養成愛國家、愛民族、愛人類之觀念。

(二) 本書共選五十日，供大學一年級國文學程之用。加星號者二十日，儘先講授；餘於一年內誦習完畢。

(三) 本書依四部次第排列。

(四) 本書白文與註釋分別印行。

(五) 本書有未盡善處，俟後修訂。

大學國文選目

一	* 易	乾坤文言	一
二	* 書	秦誓	八
三	* 詩	氓 蒹葭 七月 東山	九
四	* 禮記	禮運	一三
五	禮記	樂記	二一
六	左傳	穀之戰	三四
七	左傳	鞏之戰	三七
八	* 左傳	季札觀樂	四二
九	* 孟子	知言養氣章	四六
一〇	許慎	說文解字序	五一
一一	* 莊子	秋水	五五

一二	列子	楊朱篇	……	六三
一三	* 荀子	天論篇	……	七四
一四	荀子	賦篇	……	七九
一五	淮南子	覽冥訓	……	八三
一六	論衡	藝增篇	……	九一
一七	文心雕龍	神思	……	九七
一八	國語	重耳之亡	……	九九
一九	史記	淮陰侯列傳	……	一一〇
二〇	* 史記	魏其武安侯列傳	……	一二七
二一	史記	貨殖列傳	……	一三八
二二	* 漢書	李廣蘇建傳	……	一五一
二三	漢書	張騫傳	……	一七一
二四	漢書	霍光傳	……	一七八
二五	* 後漢書	馬援傳	……	一九五
二六	後漢書	黃憲傳	……	二一〇
二七	後漢書	郭太傳	……	二二二

二八	後漢書	儒林傳序	二一七
二九	* 三國志	諸葛亮傳	二二〇
三〇	晉書	阮籍傳	二三五
三一	北史	文苑傳序	二四一
三二	* 資治通鑑	肥水之戰	二四八
三三	* 鄭樵	通志總序	二五九
三四	高僧傳	慧遠傳	二七一
三五	水經注	江水(節錄)	二八四
三六	洛陽伽藍記	景林寺 白馬寺	二八六
三七	* 屈原	離騷	二八八
三八	* 賦選		二九五
	賈誼	惜誓	
	司馬相如	長門賦	
三九	董仲舒	賢良對策	二九九
四〇	庾信	思舊銘	三〇四
四一	韓愈	答李翊書	三〇七

四二	柳宗元	封建論	三〇九
四三	* 唐宋詩選	李白 夢遊天姥吟留別	三一四
		杜甫 北征 哀江頭	
		白居易 琵琶行	
		蘇軾 題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四四	歐陽修	胡先生墓表	三二〇
四五	王安石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三二二
四六	蘇軾	擬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三四三
四七	* 張載	西銘	三四五
四八	* 朱熹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三四六
四九	* 王守仁	答顧東橋書 論拔本塞源一段	三五一
五〇	姚鼐	與魯絮非書	三五六

易乾坤文言

乾

三三 乾，元亨利貞。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和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僞首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坤

三三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元氣，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

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貞之吉，應地无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其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

野，其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 書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佻佻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諱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杻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詩

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塿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

沚。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

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四月秀夔。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箠。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東山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禮記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

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臯，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粢醢在堂，

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漚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醢罍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是

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備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子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乘陽，垂日星；地乘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鱉、不滄、鳳以爲畜。

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

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龜

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記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嗷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

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尙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了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楊、擗，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執享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

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象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擘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

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

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照軀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擾雜子女，不

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如何？」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常，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音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神弗用也。詩云：『蕭蕭和鳴，先祖是聽。』夫蕭蕭敬也，雖離和也。夫敬與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鞀、鼓、柷、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久，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攷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荆，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殺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燔』。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裨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

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儻焉。喜則天下和

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歌聲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鈞，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左傳殺之戰【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

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

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曩臣覺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鞏之戰〔成公二年夏〕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日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旣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一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駢絀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

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莪爲右，載齊侯以兔。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一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鐙。

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

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左傳季札觀樂〔襄公二十九年夏〕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郟以下無譏焉。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攔，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簡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轉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鱸、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孟子知言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

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

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

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闕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

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敵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敵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騏驎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許慎說文解字敘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飭，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萬品以察，蓋取諸夫；夫揚於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寔多也；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

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歪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戍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

其說久矣。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目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卽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書，卽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於世。諸生競逐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夫，翫其所習，

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祕妙，究洞聖人之微愜。又見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愜，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莊子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冬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初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彘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

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以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_{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分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時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常爲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馱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狔，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誣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祀，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

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躋躡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日，日憐心。

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跲蹀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襍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

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

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而弦歌不懼。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道之有得，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鼃乎？謂東海之蟹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跖，還軒蟹與科。」

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埒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奚不時來入觀乎？
東海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埒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埒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以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於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雛，子知之乎？夫鵲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鵲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也。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列子楊朱篇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燻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

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狀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疊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清貞

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舍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虛之主。去廢虛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虛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

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麪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媿媿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媿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有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

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暨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

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斲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曰：「以斲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

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鮪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

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

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若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恆，啜菽茹蕘，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嗔急。一朝處以柔毛絺幕，薦以梁肉蘭橘，心惰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德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絺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獸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

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荀子天論篇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祲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

謂天功。唯聖人爲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故大巧在所不爲，大智在所不慮，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

星隕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隕，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也。楛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蕪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政令不明，

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祆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其說甚邇，其蓄甚慘。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無用之辯，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輝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蓄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百王之無變，初以爲道貫。

一廢一起，應之以貫。理貫不亂，不知貫，不知應變。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而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

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揜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攬兮其相逐而反也，叩叩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於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窳，入郅宄而不逼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賦。

有物於此，儼儼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

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

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

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賦。

天下不治，請陳儉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愍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蝮蛇，鷗梟爲鳳凰。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

其小歌曰：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琤玉瑤珠，弗知佩也。雜布與錦，弗知異也。閭媿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乎！上天曷維其同！——儉詩。

淮南子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癘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尙稟，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爲之反三舍。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尙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

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啞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之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知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叫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涇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悅，不能覺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故至陰颺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

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資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澗，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

今夫赤鱗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人榛薄食，薦梅，嗜味含

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鱣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誓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鱣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倏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遭回蒙汜之渚，尙伴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鶴鷺，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驚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錯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羈雛於姑餘，騁若飛，驚若絕，縱矢躡風，追彘歸忽，朝發博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執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則，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鸞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慮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鸞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鼈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眇眇，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躡躡，其視瞑瞑，向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

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駢青虬，援絕璫，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墜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噪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鐵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注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著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閭之，舉兵而相角，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

圍，輶車奉饗，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此五常之所以迎天德也。

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修太帝，墮肢體，絀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嚙喋苛事也。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今若夫申商鞅之爲治也，掎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

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而過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潦水不泄，潢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論衡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

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

尙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

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儻耳、焦僂、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襄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字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皋，人無在

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災，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然「無子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實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闐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

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木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才，而云「毋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擊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郕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

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可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聖賢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秦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浮杵？且周殷士卒，皆費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竄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

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語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文心雕龍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轅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鑿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輟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孳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韜制勝。

國語重耳之亡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主曲沃以速懸，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微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輿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

子而遂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蒸於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莅事。猛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祖之氣，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對曰：「牀第之不安邪？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蔣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祖也。夫翟祖之君，好專利而无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退者拒違；其上貪以忍，其下偷以幸，有縱君而無諫。」

臣，有冒上而無忠下；君臣上下，各饜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而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蔣以告，公悅，乃伐翟租。卻叔虎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卻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對曰：「早處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爲人也，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精潔易辱，重債可疾，不忍人必自忍也。辱之近行。」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今子內固而外寵，且善否莫不信。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爲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

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

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詞，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若以下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

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罪之。雖克與否，無以避罪。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爲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歿，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利衆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利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

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歿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弗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褻之衣，佩之以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生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曰：「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釋申生也。」公曰：「行

也。」里克對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太子從，以撫軍也。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以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夫爲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且吾聞之曰：『敬賢於請。』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爲右。衣偏之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乎！」狐突歎曰：「以厖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雖勉之，狄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又何患焉？」至於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社稷危。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竭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敗。

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

反自稷桑，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貽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見平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

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閒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閒！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惟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弑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葷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導，以至於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也，故陷于大難，乃逮於讒。然款也不敢愛死，惟與讒人鈞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

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怨，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諛爲「共君」。

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焉。始爲令，國無公族焉。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夫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狄，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

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史記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執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必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一於是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一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

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餽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

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葭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 泚水上，禽趙王歇。

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

「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恐臣計未
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泚上。今將軍
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輿；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
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榆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
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
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賁之權未有所分也。
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
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醴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
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
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
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

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

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

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

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尙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

嘗受相人之術。」

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

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

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

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

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

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其可以鄉利倍義乎？」

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黈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黈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

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

願足下詳察之！

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欲捕我，我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

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

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

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

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

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轅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

敢與亢禮。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

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

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

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當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

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

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腴。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

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固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

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侯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使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

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諉，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闈，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

載，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

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

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唐虞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蠶、桂、金、錫、連、丹、沙、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

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一

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貲，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

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凶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鷺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矣。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淸，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淸，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淸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隴、蜀之貨物而多賈。孝獻公徙櫟，櫟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饒_后，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越，棘、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穀其口，以所多易所鮮。

天、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二，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

〔種代〕石北也，地邊湖，數被寇，人民矜懷，恃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輒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羶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

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愴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握冢作巧姦治，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富貴，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鄆，衛，鄆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買趨利，甚於周人。

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

越楚則有三俗。

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己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賣也，吳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運錫，然董

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瑋，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些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

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劍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

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齊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

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鐘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坩，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躑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

麋麪鹽豉千荅，鮐魷千斤，鮓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畜。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

取，賈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邠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善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舉，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

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齋，田蘭，韋，家粟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齋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冒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饒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一！」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匈奴侵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勤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鵠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

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鵬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卽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爲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

武帝卽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

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欲還至亭，霸陵尉醉，阿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尙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

若適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石北平。盛秋！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

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云：「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

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

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執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

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纜，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左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轡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前，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磨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

迺還。」

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百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刀，抵山入噎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使衣獨步山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遠，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

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行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

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

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爲奉車都尉，賢爲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漢書蘇武傳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厩監。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

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侯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

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

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鬥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

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

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械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

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

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過。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贖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

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

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漢書張騫傳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

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旣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

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隴，出荊，出徙邛，出樊，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菴，南方閉嶺、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閒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

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爲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遺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旣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犁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

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

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旣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備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臧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

卽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泥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

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

經所有，放哉！（張騫李廣利列傳，贊就張騫而言。）

漢書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使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

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闕，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健仔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秬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顙。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尙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蹇，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

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合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

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命！」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吉，臣陽，臣管，臣勝，臣梁，臣長辛，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

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倣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絰。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鷄豚以食；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

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

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黃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優，曾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奏書、宗廟樂人登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

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闕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

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麋鬪虎；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

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

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悻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

與從官官奴夜飲，滿沔於酒。

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鷄豚，詔殿門內以爲常。

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

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

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

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儻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儻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

「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昌，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

「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輜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於高廟，是爲孝宣皇帝。

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

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

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安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

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

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

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一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矚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

宣帝始立，徵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

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爲轂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

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尙書，益不信任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讜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

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

見，又有弑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議，山、禹等甚恐。

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竈，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

「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湯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婿謀爲大逆，欲誣罔百姓，賴宗廟

神靈先發，得成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誑，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暉，暉告侍中金安上，暉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闕，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暉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燠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禍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

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光與金日磾同傳，下論金日磾語略）。

後漢書馬援傳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期，期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

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

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

以非義。而鬻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友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聞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相思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

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諱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如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冗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

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亶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

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馨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佈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

虎賁中郎將。

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鑿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曰：「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初，卷人維汜，託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

又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讎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

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醢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

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

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轡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

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

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益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

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蘆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吏，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

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救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

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譖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鄭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賢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

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

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爲人尙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常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永平初，援女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

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追策，諡援曰忠成侯。

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天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己；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後漢書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

潁川荀淑至慎陽，過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整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

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隲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後漢書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盡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

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褰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

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

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駁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

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嘆曰：「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

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

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尙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甕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庾乘，字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不，號曰「徵君」。

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烹與人報讎，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

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勅，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

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

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後漢書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授陋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

正位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教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羸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饜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

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製爲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

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也。」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

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

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

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家遭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尙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興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

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遂行，屯於沔陽。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闕，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

蓋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亮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

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

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

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 權制第二
- 南征第三
- 北出第四
- 計算第五
- 訓厲第六
- 綜覈上第七
- 綜覈下第八
- 雜言上第九
- 雜言下第十
- 貴和第十一
- 兵要第十二
- 傳運第十三
- 與孫權書第十四
-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四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

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及備殂，嗣子幼弱，專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略，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惟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震盪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

管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信矣！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答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答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詰煩而悉。何則？答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

伏維陛下溝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叔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

著作臣譚誠愷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柏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入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尙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

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尙，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尙書僕射，代陳祗爲尙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尙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

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勳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晉書 阮籍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

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籬，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

籍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初，籍恐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尙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嘑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簿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

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墟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

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

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卿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無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

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遺。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跲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倚輕爵位；懷其道述，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

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

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遂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湯液，春

雲歛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北史文苑傳序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
逃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索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

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迹，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沉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

漢自孝武之後，雅尙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

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列。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桂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爲盛。

旣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潛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弈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

至於朔方之地，萁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拊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

泊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韻

頗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胸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旣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瓊瑤，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彥舉，濟陰溫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

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

薛道衡，並爲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曹參軍頴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斑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顛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斑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斑又奏撰御覽，詔斑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斑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爽，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儼，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待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放，愨之推等同入撰例。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嘉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肅，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命撰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

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謩，前西兗州司馬蕭灑，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沖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顛，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疆，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謩，並入館待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此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

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麟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荆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

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披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功，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鏹，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隋文初統萬機，每念斷彫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卽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隄咸曩，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爲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

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勣，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竝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爲文苑傳，今唯取子昇，其餘竝各附其家傳。齊書敘祖鴻、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顏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儼、王頰、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檢崔儼、王頰、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勣、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云。

資治通鑑肥水之戰

晉太原七年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

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

尙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案兵積穀，以待其釁。」

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

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吾疆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

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

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疆弱之執，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

冠軍京兆尹慕容垂，言於堅曰：「弱併於彊，小併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

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

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於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溼，沴氣易構，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彼澤乎？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堅不聽。

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

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况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噪者，宮者將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嗥，厩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一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太原八年，夏五月，桓沖帥衆伐秦，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

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桓冲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爲先鋒，近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引兵還。冲表其兄子石民領襄陽太守，戍夏口。冲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

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穎口。

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

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

桓冲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冲對佐吏嘆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衛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尙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率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

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憊然始有懼色。

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却，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

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

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

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我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疆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皆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

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暉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

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而後入，諡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

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鄭樵通志總序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

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縱天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

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互三千年之史籍，而踳踏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采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竝傳。不然，則一卷事日，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

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此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纏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固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孝武至於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闡奧矣。凡左氏之有一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一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

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絕？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

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元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爲叛臣；王凌，諸葛誕，毋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

遷法既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奉令陸從典續史記，訖於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佑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不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

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尙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脣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

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者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苑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也。

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併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

氏族略。

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

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味象形。左氏既不別其源，後人何能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遽起，盡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

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韻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宜仲尼之教，以及人間之俗，使裔夷之浮，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

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於天。爲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

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言，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家，俱成謬舉。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

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

諡法一家，闕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用人以緯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於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

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頤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竝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略。

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壘，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杏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魚麗之三，笙間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詔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爲義說家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

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渾爲一書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灸」，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渾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

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因後學而驟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

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辭。金石之功，寒暑不變，

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采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皇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碑，上自倉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子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沚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鄒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沚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

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

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

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

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爲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况其年乎？仲尼著書，斷以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卽太史公法，旣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諡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舊。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故於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實之別錄，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期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隋。若禮樂政刑，

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

嗚乎！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五帝立五經，博士開子弟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枝葉盛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帥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况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於文辭。三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韻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返本道之汗隆存乎？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高僧傳慧遠傳

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恆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一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貧旅無資，繼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也！」遠藉慧解於前因，發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機鑒遐深。安公常歎曰：「使道流東國，其在遠乎！」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

遠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微，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

後隨安公南遊樊沔。僞秦建元九年，秦將苻丕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衆，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勸，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子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爲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卽東林是也。遠創造精舍，洞盡山羣，卻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卽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逕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

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三月氏國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取流沙西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懷，志欲瞻覩。會有西域道士，敍其光相，遠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煙霧，暉相炳燿，若隱而顯。遠乃著銘曰：

廓矣大象，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闇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迹絕而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獎。淡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軸，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曠，歸途莫測。悟之以靖，開之以力。慧風雖遐，惟塵假息。匪聖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畫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淡，殆映霄霧。迹似像真，理深其趣。奇與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軒，昏交未曙。鬢髯神容，依稀欲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修。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宵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

又昔潯陽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輿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侃幼出雄武，素薄信情，故荆楚之間爲之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沈宿，邈可遙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謠矣。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劉遺民著其文曰：

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奧，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心真僊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之陰，般若雲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華敬之而誓焉，推斯一會之衆，去緣化之理，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徵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相催，知險趣

之難拔。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無主，則渺茫河津。今幸以不謀而僉心西境，叩簾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影伴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運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哉？然其景績參差，功德不一，雖晨祈云同，夕歸攸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概焉。宵叩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人，俱絕遊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升，勉思彙征之道。然復妙觀大儀，啓心貞照，識以悟心，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咏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途而緬謝，傲天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指太息以爲期。究茲道也，豈不弘哉！

遠神韻嚴肅，容止方稜，凡預瞻覩，莫不心形戰慄。曾有一沙門，持竹如意，欲以奉獻，入山信宿，竟不敢陳，竊留席隅，默然而去。有慧義法師，強正不憚，將造山，謂遠弟子慧寶曰：「諸君庸才，望風推服，今試觀我如何？」至山，值遠講法華，每欲難問，輒心悸流汗，竟不敢語。出謂慧寶曰：「此公定可訝！」其伏物蓋衆如此。

殷仲堪之荊州，過山展敬，與遠共臨北澗，論易體要，移景不勸。旣而歎曰：「識信深明，實難庶幾！」

司徒王謐、護單王默等，並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旣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

盧循初下，據江州城，入山詣遠。遠少與循父嘏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因朝夕音介。僧有諫遠者曰：「循爲國寇，與之交厚，得不疑乎？」遠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捨，豈不爲識者所察？此不足懼。」及宋武追討盧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必無彼此。」乃遣使齋書致敬，並遺錢米。於是遠近方服其明見。

初經流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尋衆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昔安法師在關，請曇摩提出阿毗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有闍賓沙門僧伽提婆博識衆典，以晉太原十六年來至潯陽，遠請重譯阿毗曇心，及三法度論。於是二學乃興，并製序標宗，貽於學者。

孜孜爲道務，在弘法，每逢西域一賓，輒懇側諮訪。聞羅什入關，卽遣書通好曰：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域越自外境於時音驛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實以形乖爲歎耳須知承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間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停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遠靈至於庸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爲心會友以仁者使功不自已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爲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旣法物聊以示懷

什答書曰

鳩摩羅什和南旣未言而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圯絕傳驛來呢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途可以蔽百經言未後東方常有護法菩薩勸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龜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愧耳今往常所用鑰石雙口澡罐可備法物之數也并遺偈一章曰「旣已捨染樂心得善攝不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

遠重與什書曰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爲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並報偈一章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感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未問尙悠悠，相與期暮歲。」

後有弗若多羅來適關中，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始二，而多羅棄世，遠常慨其未備。及聞曇摩流支入秦，復善誦此部，乃遣弟子曇邕致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一部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遠之力也。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禮拜，輒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其神理之迹，故未可測也。

先是中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而已。遠乃歎曰：「佛是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因著法性論曰：「至極以不變爲性，得性以體極爲宗。」羅什見論而歎曰：「邊國人未有經，便闡與理合，豈不妙哉！」秦主姚興，欽風名德，歎其才思，致書慰勸，信餉連接，贈以龜茲國細縷雜變像，以伸款心。又令姚嵩獻其珠像。釋論

新出，與送論并書曰：

大智論新譯訖。此既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歸，宜爲一序，以伸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

遠答云：

欲令作大智論序，以伸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楮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疾，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告之重，輒麤輟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

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使夫學者息過半之功矣。

後桓玄征殷仲堪，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謂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禮遠，願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至見遠，不覺致敬。玄問：「不敢毀傷，何以翦削？」遠答云：「立身行道。」玄稱善，所懷問難，不敢復言。乃說征討之意。遠不答。玄又問：「何以見願？」遠云：「願檀越安隱，使彼亦復無他。」玄出

山，謂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玄後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駢說，勸令登仕。遠答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迴。俄而玄欲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憤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滑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旣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

昔成帝幼沖，庾冰輔政，以爲沙門應敬王者，尙書令何充、僕射褚翬、諸葛恢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熟，欲令盡敬。乃與遠書曰：

沙門不敬王者，卽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諳。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今以呈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二，令詳遣想，必有以釋其所疑耳。

遠答書曰：

夫稱沙門者何耶？謂能離矇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際，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起步之迹，所悟固已弘矣。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

玄雖苟執先志，恥卽外從，而覩遠辭旨，越趨未決。有頃，玄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故興其敬。今事旣在己，宜盡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凡有五篇。一曰，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以成教。二曰，出家，謂出家者，能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俗於沈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三曰，求宗不順化，謂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其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其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故沙門雖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四曰，體極不兼應，謂如來之與

周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成異，終期必同。故雖曰道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愛也。五曰，形盡神不滅。謂識神馳驚，隨行東西也。此是論之大意。自是沙門得全方外之迹矣。

及桓玄西奔，晉安帝自江陵旋於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曰：

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於懷。幸遇麀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詔答：

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

陳郡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夫頂學徒，莫不依擬。時遠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因寄書嘲之曰：「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

其化兼道俗，斯類非一。

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爲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爲漿，乃命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踵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侃於山西嶺鑿壙開塚，謝靈運爲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初，遠善屬文章，辭氣清雅，席上談吐，精義簡要，加以容儀端整，風彩灑落，故圖像於寺，遐邇式瞻。所著論序銘贊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見重於世焉。

水經注江水（節錄）

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宣漢縣東，又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逕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水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

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並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於大江。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恆故也。」

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簞，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類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羣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

孟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卽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陽，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阻，且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且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急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絕巘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雪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爲陸遜所破，走逕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鎧斷道。孫桓爲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尙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矣。

洛陽伽藍記

(據明如隱堂刊本選二則)

景林寺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楹炫日，繡栴迎風，實爲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結跏數息。

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爲其文。白頭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疏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爲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著述爲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白馬寺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

浮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葡萄實偉於棗，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石榴，一實值牛。」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機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護言似讖，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州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薰莸？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夫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

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蕘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蒺藜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一。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頷亦無傷。擗木根以結蔭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篲。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侷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忸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資某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沅湘濟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

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柄兮，固前脩以蒞醢。曾獻歆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常。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搥埃風余上征。朝發轍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潛於白水兮，登閭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分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

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濛濛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索瓊茅以延筮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精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急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擊舂絲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

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諺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鸚鵡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變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諂兮，椒又欲充其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蘂以爲糧。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旒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

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賦選

賈誼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臨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先驅使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虯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駢，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驚於杳冥之中兮，休息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在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飄乎尙羊，乃至少原之壅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鄉。

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鷗臯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

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儻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概而就衡。或推侈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

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壘。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司馬相如長門賦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真慙之懼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檐檐。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闔闔。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翳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失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以鐘音。刻木蘭以爲棖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櫛欂兮，委參差以櫛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燁而成光。綴錯石之瓊璣兮，象璫瑀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

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歎兮，蹤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

昔日之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牀。

搏芳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蒞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迢迢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董仲舒賢良對策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

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有大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

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治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一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

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至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

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鬻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先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外，延及羣生也。

庾信思舊銘

歲在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于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肇。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鄆子無歸；原隰載馳，輶轅長別，甲裳失矣，舂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

焚香複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異聲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翮，無所假於飄風。零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

幕府昔開，賢俊翹首；爲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潁川賓客，遙悲松路。稽叔夜之山庭，尙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卽是將軍之墓。

昔常歡宴，風月流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憶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鶴。重爲此別，嗚呼甚哉！

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罄恥，芝焚蕙歎。所望鐘沉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潛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

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樹長埋，風流遂遠！

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歸魂，修門詎入？

墳橫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

疇昔隆貴，提攜語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滿，終澁且克。
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於秦。山陽相送，唯餘故人！
孀機縈緯，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寒！

生平已矣，懷舊何期？匣中絃絕，隣人笛悲，昔爲幕府，今成總帷！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而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

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無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

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襲，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柳宗元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羽毛，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一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

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及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中王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盪，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

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

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縱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

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一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唐宋詩選

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着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霓爲衣兮風爲馬，雲之君兮紛紛而下，虎鼓瑟兮鸞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

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篚。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鷗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况我墮塞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月。那無

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穉，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鬢，誰能卽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妖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趙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杜甫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

鬻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鐵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白居易琵琶行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一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

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澁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闇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長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妬。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嬾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且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邨笛，嘔啞嘲哢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濕！

蘇軾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吞江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晝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嘆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秦州如皋人。

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魯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

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

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亭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遷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之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

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

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嚮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闔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

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倚食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

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商治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

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况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

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

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畊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

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

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

所謂任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

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

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

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

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

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

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當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

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

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譴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人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

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養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馭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崑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

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

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其次曰：「流外。」朝廷故以擯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

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

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

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故其害之小者，不足以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任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其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難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旣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損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讖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

付屬陛下，固將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治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

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爲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勅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勅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勅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於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剏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

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蘇軾擬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

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

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

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張載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熹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

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體、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

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朱熹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以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

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

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子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王守仁答顧東橋書

論拔本塞源一段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嗶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

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

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譁謔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

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

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阜變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勢有所必至矣。

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姚鼐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

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

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濇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識其音，則爲文者之性，形狀舉以殊焉。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之，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笙歌弦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

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

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

馴，不燕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常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雜亦竊識語數於其間，未必當也。

梅崖集果有過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

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